



众神的末日

小兵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衆神的末日

小兵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90169

(晋)新登字2号

众神的末日

小兵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88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

ISBN 7—5378—0414—1

I·392 定价: 7.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当代青年学生爱情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聪明美丽的女大学生丹尘从小就是一个孤女。在她短短21年曲折多难的学生生涯中，出众的仪表、优美的天赋和独特的个性，不断地给她带来灾难，使她一次次地被人误会为情敌、品行不良、第三者……她唯一的安慰是和恩师夏林深的爱情，然而一桩奇特的婚姻却窒息了夏对她的爱。而当最后她决意去寻回那份失落的情感时，等待她的却又是一场生死诀别……

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围绕女主人公坎坷不平的生活足迹，展开了一群青年男女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充满真诚追求的爱情纠葛。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新颖敏锐的思想和富于魅力的语言，使作品具有了感人肺腑的力量。小说通篇洋溢着青春活力，字里行间又弥漫着一种神秘朦胧的悲剧气息，读来令人产生无穷的回味和思索。

目 录

楔 子 桑 妮 第一部 小 城

- 一、黑色城堡…………… (13)
- 二、陌生的家…………… (22)
- 三、坠入深潭的表妹…………… (28)
- 四、校园“情敌”…………… (39)
- 五、来路不明的书…………… (52)
- 六、冤魂与墓地…………… (62)
- 七、藏书印章里的秘密…………… (74)
- 八、尤物…………… (84)
- 九、“皇后”在山火中焚毁…………… (93)
- 十、山野的朋友…………… (104)
- 十一、章玉箫与老鳏夫…………… (113)
- 十二、\$，一个飘忽的符号…………… (125)
- 十三、县长千金…………… (134)
- 十四、女神之梦…………… (145)
- 十五、他来自天国么？…………… (158)
- 十六、情窦初开的季节…………… (171)
- 十七、风中的小草…………… (189)

- 十八、章玉箫的归宿……………(206)
十九、生活是急流，来去匆匆……………(218)
二十、黑色死亡之神……………(232)

第二部 都市

- 一、梦境——大学……………(241)
二、小院里的四个女大学生……………(258)
三、灰姑娘剧团……………(274)
四、风流男子……………(287)
五、罗密欧与朱丽叶……………(304)
六、魔鬼把灵魂收买了……………(323)
七、小城，多少情，多少恨……………(336)
八、冷美人……………(357)
九、在黑眼睛后面……………(368)
十、追求飞天去了……………(386)
十一、迷惘，依然是迷惘……………(400)
十二、母亲的隐私……………(410)
十三、冰湖……………(428)
十四、厚重的围墙……………(444)
十五、血色红叶……………(466)
十六、通向地狱之路……………(483)

尾 声

楔子

桑妮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的夏天，农历丁未年的端午节，正午时分，小西村丁家的第三个女儿出世了。

丁家的女人躺在血泊里，脸色纸一样白。她睁开眼只看了一下接生婆手中的婴儿，笑了一笑，便往天国走去。

她好象终于完成了一项使命，一桩心愿，然后满意地，安详地，笑着走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这个初生的婴儿奇迹般地没有哭。她那一双一生下来就是睁开着的的大眼睛，随着接生婆的脸左右滴溜溜地转。也许是因为在母体那暗黑的空间里呆得太久了，她正忙不迭地要看一看眼前这个自己渴盼已久的世界——她是个太受宠的孩子，她比一般的婴儿在娘胎里多呆了那么久，她把她母亲的血汁都给吸尽了。

她的父亲，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默默地推门进来。他们围住了那个血泊里咽了气的女人。

屋子里一片哭声，尖利的，嚤嚤的，低沉的。女孩子的父亲，“通”地跪在了女人的尸体前，象一头受惊动的豹子那么低吼着，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女孩子忽然闭上眼睛，好象听见了一段美妙的音乐，又

仿佛是忍俊不禁地，甜甜地笑了。

女孩子的妈妈有个秀丽的名字叫桑娘，女孩子的爸爸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桑妮。

小西村在子母河的西岸，落在三座大山中间。山上的泉水流下来汇成一条小溪流，流过小西村，就是子母河的子河。

桑妮的父亲丁正光，是小西村小学的校长。死去的桑娘，原也是小学校里的一名教师。桑娘死后，区里又派了个新老师来，是个女的，名叫柳儿。

柳儿个子高高的，脸色青白，背稍稍有点弯，见了人总是笑微微的，却笑得不快活，向下弯的眼角似乎总带着一丝哀怨。

柳儿原是城里下放的知青，后来因为嫁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做了媳妇，才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谁知她命不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不能给丈夫生孩子，所以年纪轻轻就又被人家给遗弃了。

三十多岁的柳儿来到小西村，可怜没有妈的桑妮，便把她从正光那里领去，当成自己的孩子养着。

桑妮一天天地长大了。她白天黑夜都跟着柳儿，好象不再是丁家的孩子。正光事多，很少去顾她的吃喝穿戴，只是间或傍晚散步的时候都忘不了领上桑妮。父女俩手牵着手往子母河边走，柳儿也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好象有什么不放心似地。

小河里的水清清的，浅浅的，流起来没有声音。

桑妮带着白天柳儿给她折的、绘着红帆的纸船，一艘艘地往河里放。她的父亲耐心地在下游守着，一艘艘地截住，

又给她送回来。桑妮再放，正光便再接，再送。这样不辞辛苦地来回忙碌，船帆上的红颜色被水一泡，把缓缓流动的河水染成了一片淡淡的血色，就好象天边那一片片明丽的晚霞一般。桑妮乐得格格地笑，正光也笑，柳儿远远地瞧着他们，也不由得微微地笑了。

村子里的人背地里都说，柳儿和正光过得象一家人一样。这事被公社书记知道了，心里很不痛快，毕竟柳儿是他的前任儿媳，于是托人说通了区里的什么人，把丁正光从小西村调走了。

正光去了大山里搞社教，桑妮和两个姐姐还是留在小西村上学。这年秋天，刚满六岁的桑妮便在女教师的班上，开始读一年级了。

开学第一天，桑妮学到了她的小学第一课：一幅彩色的毛主席像下面，有一行桑妮一辈子都念得顺口溜似的句子：毛主席万岁！柳儿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声音柔柔的，念得象唱歌一样。

教室里有一架破旧的风琴。每天早晨，柳儿都要用她那灵巧的双手在上面弹奏一曲动听的音乐，一边用她甜美的歌喉教给大家新歌。每天傍晚放学后，她都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的都是新鲜而又美丽的童话。

桑妮越来越喜欢上学了。上学使她想到了将来。每次听完柳儿的故事，她便会独自跑到子母河的边上，静静地望着脚底下流着的河水，和水里倒映着的蓝天白云，觉得应该在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个神秘的将来。

“可‘将来’又是什么样的呢？”晚上躺在床上，她自言自语地问自己。她闭上眼睛，便看见了一些花里胡梢的妖

魔鬼怪，红不红、绿不绿的线条在一大片黑黑的地方游来游去，变幻出一张张奇奇怪怪的丑面孔。她好象是走进了一条长长的墓道。“大概在尽头的地方会有一所房子，一座宫殿吧？”她忽然奇怪地想。

花开花落几度春秋，桑妮九岁了。生日那天，姐姐给她穿了一条花蝴蝶一样的连衣裙。桑妮头一次穿裙子，有些别扭，可一走到路上，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好象来了个小妖精。桑妮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斯斯文文地走了过去。

那一年夏天热得有点不寻常。桑妮却乐得天天穿她的花蝴蝶裙，连睡觉也不愿脱下，到了“秋老虎”下山差不多最热的一天，姐姐却忽然非要桑妮换上一件旧的白衬衫。桑妮不肯换，姐姐一把把她推倒在地上，桑妮哭了。恰巧柳儿进来看见，便一把搂住桑妮抽抽咽咽地说：“知道吗？咱们毛主席逝世了……”

小西村顿时变成了一个白的世界。

人们都换上了白衣服，胸前戴着白花，女人们把花插在头上。柳儿领着桑妮一帮女孩子日日夜夜赶扎花圈，小店里的白纸都卖光了。柳儿自己拿出一块白绫衣料，一撕两半，写了两条长长的挽联。

大队支书也到学校里来了，宣布了一条上头的规定：各地都要开追悼会，为主席守灵。

学校里便又设起了灵堂，正中挂着主席的遗像，电唱机整天无数次地放着哀乐。桑妮头一次听到这悲怆的乐曲，心里竟好象有些感悟，总觉得那曲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

使劲地牵扯自己，又好像她一个人正站在悬崖边上，往峭壁下张望，看见那深深的山谷里一片怪石嶙峋的情景一样。她听着听着，忽然哭出了声。

所有的人都在流泪，悲伤地，虔诚地。

那位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串不可磨灭的足迹的伟人，正用一种近乎悲悯的目光望着他的这群白色的子民。

这天晚上，轮到柳儿一个人值班守灵。桑妮跟着姐姐睡不着觉，便偷偷溜出来，想去陪陪柳儿。她来到灵堂里，没想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柳儿恰巧出去了。

桑妮一个人站在了一个白色和黑色的海洋里。夜风吹进来，花圈上的纸片发出嗦嗦嗦嗦的声音，好象那一片白纸的后面就藏着一个东西，正往外偷看着。写着黑字的挽联轻轻地飘起来，象一条白花花的大蛇向她伸过头来，那漆黑的字眼便是蛇的眼睛，在灯光下贼亮贼亮的。桑妮颤抖着抱紧了胳膊，她相信在那黑影里一定藏着一个人。一个，只有一个。他已经准备好了，屏住了呼吸，就要走出来……

桌上油灯的火苗不住地跳动，灵前的蜡烛快要燃完了，脚下流着一滩红红的烛泪。棚子外面黑洞洞的，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只有这棚子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只照亮了大棚中间的一圈，四周围都显得那么黑，黑得又那么浓重……

桑妮哆嗦了一下，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猛地抬起头——那张大大的领袖像就在她的眼前。他在微笑着。是每天她都能看见的那种慈祥的微笑。在那一刻她好象突然看见了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爷爷！他那庄重的面容给了她那么多的安慰，她不由地向他扑过去……

她的手抓住了纸像的一角，突然，那纸像轻轻地从墙上滑落了下来，飘飘扬扬地落在了灵前的烛台上。

浸泡在红色烛泪里的烛芯差不多已经燃尽了，但它那蓝幽幽的火苗还是顽强地窜了一下。就在这最后的一挣中，它还是成功地够着了那张飘落的画纸……

桑妮象被烫着了似地松开了手，飞也似地逃出了灵堂。

主席像被烧的事，第二天便在小西村传得沸沸扬扬。公社派了治保主任来调查，村里的基干民兵便把柳儿给押了起来，日日夜夜地审讯，要她交代事情的原委。柳儿的沉默换来了民兵们毫不客气的一阵痛打，然后把她关进了一个空教室里。

桑妮病倒了，日日高烧不退，不停地说胡话。姐姐送她进了公社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星期。

突然有一天晚上，一辆救护车尖利地鸣叫着冲进了医院的大门。抢救室的灯亮了整整一夜，直到凌晨五点，灯才灭了。

早晨，医院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小西村一个女教师自杀的事。桑妮吓坏了。她飞跑到停尸房的门前，紧张地把门推开一条缝，看见里面孤零零地放着一幅担架，白色的被单从头裹到脚。

桑妮害怕得缩成一团，她不敢往前去。忽然，她看见了被单没有盖住，露在外面的一只手，细细长长的，尖尖的手指没有血色的白。桑妮认得它。这是从小把着她的小手一笔一划地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的那只手，是每天给她折迭红帆船的那只手，是一只纯洁无辜的、可以在破旧的老式风琴上弹奏出美妙的小夜曲的女人的手……啊，她死了，怎么

会？她死死盯着那只曾给她无限温柔的手，眼前腾起灵堂那蓝幽幽的火苗，她下意识地看看四周，耳边仿佛响起一个声音：“是你烧了领袖像，是你！你杀了她……”她抱紧了肩头，褐色的眼仁透出颤微微的恐惧和无助……

桑妮悄悄地逃出了医院。

她背上小小的书包，自个儿往山外头走。她走的是一条荒僻的山路。她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山道弯弯的，窄窄的，长得看不到头，就跟她梦中的墓道一样。

四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桑妮慢慢地回过头，茫然地望着眼前那重重的群山，和一片浑沌的天空。她使劲地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憋得满脸通红，终于还是憋不住，哭着喊了两声：“爸爸！”“妈妈！”

没有人回答她。声音过后，四周围依然是静悄悄的。

桑妮再也没能回到小西村。

小西村的乡亲们找遍了四邻八乡，都没有找到她。只听见一两个路人说，曾经在往山外去的路上碰见过一个小女孩。问她是哪儿的人，要到哪里去，都只会摇头。可只要一问她家，她的父母，她便会不停地流眼泪。后来有人把她带到了镇上，在一个好心人家里呆了两天，可到第三天自己就又不见了。再后来就没有了消息。老人们都说，这孩子生在端午节时，命凶得很，想是已经死掉了吧。小西村的人便渐渐地吧桑妮淡忘了。只有她那重又回到了小西村，而在

一年一年变老的父亲一个人，还时不时地站在子母河的边上，默默地望着远处的一朵白云，在企盼着，等待着他的女儿桑妮归来……

从小西村出去，来到子母河下游的大东镇，搭上火车，往西，再往西，一直进到更深的大山里头。在那儿有一个山水秀丽的小县城，自古就没有名字，人们就叫它小城。

小城四面全是山。从山腰的盘山道上往下望，小城就象一块黑白相间的美玉隐藏在苍翠的崇山峻岭之中。山腰间的缕缕蓝烟愈加增添了它的神秘，使它看上去就象一位沉睡的女人一样，面容安详，而嘴角却透出一丝不可捉摸的笑意。

小城是一个城堡的王国。

一面面高高的灰色砖墙上只开着零零星星的小木窗。黑色的大屋顶错落有致，连成一片。一条不宽不窄的清水江缓缓地穿过这片黑色的海洋，横切出一条晶莹的碧带。一座苍松满坡，白岩裸露的孤山峭然屹立在河沿，俯瞰着脚下的河流，成群的白鸟张开硕大的翅膀在山顶盘旋。

小城就是这样一个由黑色、白色、灰绿色和蓝色组成的世界，她是那么美，美得又那么迷人，在娴雅素朴中隐匿着一股奇异的妖娆。

小城还从来多故事。那些生活在黑色城堡中的人们，每天都在编排着、传扬着关于小城风物人情的种种传说。整部小城的历史，仿佛就是由这些民间流传的奇闻逸事构成的。

这一年，又有两则传闻特别地引起了小城人的兴趣，成为小城家喻户晓的消闲话题。

这两则传闻都与小城中心的那座破败的大戏院有关。

一则传闻说的是多年以前，在河西镇豆腐铺老板的家中，出了个百年不遇的绝代佳人。因为长得美被大戏院的剧团导演看中，把她选进“宫中”，美人学艺三载，技压群芳，加之容貌出众，无人能比，很快就红遍了全城。

女角儿走红后，顺理成章地嫁给了那位发现了她又使她成了名的导演。可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夫妻双双进京献艺，参加全国戏曲调演，女角儿技惊四座，一下子蜚声京都。没过几天，一位喜好戏曲艺术的首长就派人来把她请走了。当天晚上，那女人回到旅馆，和导演告别。还没等导演从惊讶中醒悟过来，女人已经走了。从此再没露面。一年，二年……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豆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双双离开人世。那位导演也在等待中熬白了双鬓，上吊自尽了。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女人背靠大树，在外面享了十来年的福，没想到突然来了场文化革命。老头子死了。女人自己也被赶到东南边的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在乡下过了十年几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直到那年秋天，那死去多年的首长平了反，又成了伟人。那女人自然也时来运转。没想到上边派去接她的人到那儿一看，她却疯了。

政府把她调回北京，又给她治了病，准备重新安排她的工作。可她自己却非要回小城来不可，说是要叶落归根。虽然小城人对她当年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但人家现在又恢复了身份地位，大小算个艺术家，又是自愿回乡，说明人家还算记得小城，小城怎么能拒之于门外呢？况且县里领导又乐得有这样的荣誉，这些天正忙上忙下，准备迎接大艺术家——首长故人荣归故里呢。

内部还有消息说，这女人回来不止一个人，还带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据说那女孩是她从路上拾来的小叫花子，云云。

另一则传闻说的是二十年前从外地迁来小城的一家人的故事。这家男人原是个挺有名的画家，女的是个诗人和剧作家。1957年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从大地方下放到小城。最后在大戏院安顿下来。

夫妻俩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是个又聪明又漂亮的男孩。这孩子从小画一手好画，是个远近出名的神童。只可惜他生来命苦，长到十三岁上，父亲就在文革中不明不白地被整死了。母亲得到消息后受不了这个打击，便趁着儿子上学去的时候，把丈夫的画都堆在自己身上，一把火点着，连画带自己都化成了灰烬。

刚满十三岁的男孩，一下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亏得戏院里画布景的李老头发了点善心，把他带在自己身边。这孩子很快就成了李老头的一个帮手。又过了几年，李老头得病故去，十七、八岁的他便成了剧团的正式布景师。

男孩子二十出头时，长成了一个俊秀无比的美男子。小城的女孩子差不多都盯上了他，连县长大人的千金都有意选他作佳婿，可他偏偏挑中了剧团弹三弦老头的闺女。那女孩长得虽说还有几分模样，但毕竟有些小家子气，城里的人都说他俩有点不般配，但那年月男孩的出身不好，父母都有问题，不般配也就自然般配了。

谁知过了几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美男子突然考上了北京的一所美术院校。向来孤陋封闭的小城，突然出了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上京城的大学生，不禁为此轰动了。

有人说凤凰的儿子不会是野鸡，这孩子的父母本来就不是凡人，人家是落了难的凤凰才到小城来的嘛；也有人说这孩子二十五年把人世的苦都尝遍了，也该人家时来运转了；更有人开始为那三弦老头的闺女担起心来，这小子将来点了状元，怕不会又是一个陈世美吧？天子脚下那地界好姑娘可遍地都是呀！这些话传到女孩子的耳朵里，勾起了她的一番心事，一天到晚愁眉不展，恨不能自己也插上双翅，跟着未婚夫君往高里奔哩。云云。

说来也巧，老明星携女回归故里，新科状元只身北上进京，刚好赶上同一天。前些日子，小城附近的一段铁路出了点事儿。要来火车只得绕道而行。县委为了迎接老明星，专程派了一辆小车前往百里之外的专区车站，于是，新大学生就顺便搭车前往专区去赶火车。

就这样，小城故事的三位主人公就在专区的站前广场上相遇了。

漂亮的年轻人默默地注视着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母女俩。他觉得那老女人长相原也不过平平，只是多了点雍容的气度。此时她好象病没全好，两眼显得呆滞无神。

跟在她身后的女孩，却长得有种说不出的漂亮。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她长得既不艳丽，也不娇媚。而且还面容黄瘦，身体单薄。但年轻人却是个艺术天才，他从她身上一眼就发现了自己所要寻找的美。女孩的一双眼睛闪烁着紫褐色的光芒，眸子那么清澈明亮，白得发蓝的眼白仿佛要洗去一切映入瞳孔的污垢。年轻人以他那艺术家的直觉从那亮晶的眼球中感受到了一股奇特的东西，它坚定、正直、自信、不可动摇；那目光好象在固执地向你倾诉